# 祖传绝技

田野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电影文学剧本

# 祖傳絶技

（取材于邓友梅：“‘抹灰大王’認师傅”）

田野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7·北京

## 内 容 說 明

抹灰大王邓金鹏，秉邓家祖傳絕技，年已六十，息手多年。解放后由于女儿桂芝和她的恋人青年工人刘文元的一再动員說服，終于出山，参加了工地建筑工作；并認刘为徒，相約刘的手艺如能超过邓老头，小兩口儿才能結婚。从此刘文元勤学苦練，手艺大进，在此基础上，最后刘在小組內研究創造了一种抹灰工具，用这种工具抹灰，大大超过了邓金鹏的抹灰速度。刘在創造发明上的成功，也使他达到了爱情上的愿望。

剧本通过曲折有趣的情节，刻划了抹灰大王邓金鹏幽默而倔强的性格；也描写了朴实、肯干、热爱工作、富有創造性的青年工人刘文元的形象，及其和桂芝的一段有趣的爱情关系。


**祖 傳 絕 技**

田 野 著

*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$1\frac{15}{16}$ · 字数 45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170册 定价(7)0.19元

統一書号：10061·67

# 一

（特写）一朵盛开的大牡丹花，几只蜜蜂在上面飞舞着。一副长胡子老人的臉向花亲来。

（鏡头拉開）晨霧迷濛中，一个老头將这盆盛开的牡丹花稳稳地搬上了車子，又把其他的花搬上了花車。

这位老头有五十多岁，將近六十岁年紀，头戴一頂老式的瓜皮帽子，身上穿着黑色短袄褲，腰里还扎了一条褡包；他个子高高的却不細瘦，长方形的大臉上挂下一部美丽的长須，已經多少显些蒼白了；兩道濃眉之間有道深深的皺紋，使人感覚着有股子撑勁儿。現在，他却象孩子一样天真地笑着把他的花儿搬上車子，从小門楼推出門去。

这是一座新近开始扩建起来的工业城市。到处是大片的新建筑起来的高大楼房和巨大的烟囱，还有不少正在兴工建造的树立着高大的脚手架的工地。原有的虽然不算太小的市区和房舍，相形之下，显得頗为破旧和狹小了。

老头推着花車子来到一座正在动工的工地前面，他望着偌大一片工地和高大的脚手架停住了脚步。

“喂！卖花的老头儿，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”

老头听見喊声，回头看見背后停下了一部滿装建筑器材的大卡車——原来他擋住了人家的道路。他向人家道歉地笑了笑，把花車靠到馬路旁边，索性走进工地里去。来往的工人們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。

这里，一組砌磚工人——全是青年工人——正在砌着墙。

墙，砌起来还不满半腰高。

卖花的老头走来，一眼看見一个青年工人拉着鋪灰器把灰漿鋪了上去，其他几个人迅速地把磚块按好。他頗有所感地叫起来：

“这玩艺儿倒是真快呀！”

“先进工具嘛！”一个青年工人向他夸耀地說。

老头儿沒說什么，走到跟前，伸手拿起他們按好的一块磚，翻轉来一看，磚面上貼的灰漿却很少。他撇了撇嘴，又抬头看了看脚手架上的大幅标語，上面写着：“建設社会主义工厂是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！”

“你們这是什么質量！”老头指着那块磚面責备地說。

“卖花的，懂得什么！”青年工人不以为然地說。

老头儿显然很不服气，哼了一声，挽挽袖子，从那青年手里夺过一把瓦刀，另只手接过一块磚，咔的一刀齐齐砍断。

青年工人們正在惊訝，他又滿滿地挖了一杓灰漿，啪！啪！啪！用力甩了上去，随手按上了几块磚，然后也拿起一块，翻轉来給他們看：上面貼滿了灰漿。青年工人看着更加吃惊了。

“你們的工长是誰？”老头把磚放下問。

“蔡师傅。”一个青年工人說。

“蔡玉明啊！”老头猜想着，然后严厉地指着鋪灰器說，“你們說給他，照这样干可是不行啊！”

“您——？”

“我姓邓！”

老头說完，轉身走出工地，挑逗地看着青年工人們翹翹下巴，然后放着嗓子喊起来：“买花来！牡丹花！芍葯花！四季常青的扶桑花！……”

青年工人們看着这个奇怪的老头儿。他头也不回地推着花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車走开了。

不太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老工人正在指导着几个青年工人在和灰漿。那个砌磚的青年工人跑来，着急地說：

“蔡师傅！不行啊！人家說咱們的鋪灰器不頂用啊！”

“誰說的？”老工人問。

这位老工人也有五十来岁年紀，中等身材，嘴上却沒有留胡子。他就是蔡师傅。

“一个卖花儿的老头儿，”送信的青年工人比划着說，“大高个儿，胡子有这么长。姓邓。”

“是他呀！”蔡师傅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一定是我表舅。”和灰的青年中的一个胖臉青年肯定地說。

“哎呀！这老头儿，砌磚的技术上真有兩下子呀！”送信的青年工人說。

“当然咯！那是我的老师兄嘛！”蔡师傅兴奋地說，“告訴你們，抹灰才是他的本行呢！我們这老一輩的中間，嘿！（伸着大姆指）人家是祖輩傳流的这一份儿！”

青年工人們听蔡师傅这一說紛紛叫嚷起来：

“咱們工地上正缺技术工人嘛，怎么不把他請出来？”

“嘿！多有这么几个老师傅領导着，咱們可就不愁技术提不高啦！”

“唉！”蔡师傅却搖头說，“我早动員他好多回啦，总是不肯出来嘛。这人儿脾气可怪啦！”

“蔡师傅，我有个主意！”胖臉青年，凑到蔡师傅耳边悄悄地說，“……”

## 二

早晨，公园里，游人还很稀少。

初升的阳光射进了枝叶蔽天的松柏林里，显得异常清新而恬静。

我們看見有一个年輕的女演員在練声，有兩个肌肉强壯的杂技演員在練腿和腰肢，不远地方还有一位长胡須的老者在練太極拳。跟着鏡头搖过去，我們看清楚了，这位长須老者正是卖花的邓老头。这老头的头頂上还盘着一根小辮子呢！

“小辮子！小辮子！”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們在老头背后，象炸了窩的小老鵰儿似的連蹦帶跳嘎嘎叫着。

年輕的保育員也在旁边抿着嘴儿笑。

老头儿摸了摸自己的小辮，回头看看孩子們，并沒有发脾气，只是嘿嘿笑了兩声，摸摸靠近身边的几个孩子的小臉蛋，把他們拉过来，教他們也跟他一起打起太極拳来。其他的孩子們看着新奇，也在屁股后头唧唧嘎嘎地模仿起来。

老头回头看看他的小队伍不由得哈哈大笑了。

这时，忽然从公园大門方向傳来一片鑼鼓的喧鬧声，使他身不由己地向那里望去。

一群工人和干部簇拥着一座披紅戴花、足有兩丈多高的彩牌坊，連吹帶敲地从大門口走进来；牌坊里貼着許多人的半身相片，頂上大字写着：“向社会主义先进生产者学习！”原来是表揚先进生产者的光荣榜。背后还跟了一个穿着各种戏装的高蹺队。

許多游人都被吸引去了。

这里，邓老头頗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又継續練起他的太極拳来。

那边鑼鼓敲得更响了，众人的欢呼声和掌声一陣复一陣地傳来，显然高蹺队練开花样了。許多游人跳着叫着經过老头面前跑了过去，連他的小群众，也都給拉过去了，怎不令人生气？

游人們里三层外三层地圍住了高蹺队的表演場。

大家正在給“刘海戏金蟾”的表演者喝彩。鼓掌声此起彼落，声震全园。

邓老头这里，只剩下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。

他越来越覚得沒有意思，禁不住松下架子，無精打采地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戴上帽子，繞过看热鬧的人群向大門口走去。

不巧，那座高大的光荣榜正立在大門旁边，下边还有些人在嘰嘰喳喳地討論着。他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，看見蔡师傅的相片也在上面，他又撇了撇嘴，低着头継續向大門口走去。

这时候，正在涌进門口的游人們中間，有一个胖臉的青年工人（就是在工地上給蔡师傅出主意的那个人）和一个瘦臉大眼睛的姑娘手拉着手向前走来。那青年剛要向邓老头打招呼，却被那姑娘扯到花丛后边藏躲起来。姑娘还在悄悄地埋怨他：

“不是早跟你說过嗎？爸爸不許我跟男孩子逛公园，看电影的，你……”

男青年扯了她一下，她才警覚地停止了說話，回头一看，邓老头已經走到花丛前面，吓得她吐了吐舌头，再不敢作声了。

邓老头剛走到兩个青年藏身的花丛前面，正和一个穿新制服的人撞了个滿怀。抬头一看，那人正是蔡师傅。他胸前还挂着一个紅綢条子，上面写着金字：“代表”。邓老头楞了一下。蔡师傅却亲热地拍了下他的胸脯說：

“师兄！您到哪去呀？”

“唔？”邓老头上下打量蔡师傅一番，却冷冷地說，“你做官儿啦？”

“我还不是个瓦匠官儿！”蔡师傅解嘲地笑了笑，又認真地說，“师兄，您給提的意見很对头，我們正在研究改进的办法呢！”

“本来应該，研究研究嘛！”邓老头还是冷冷地說。

“老伙計，赶快出山吧！”蔡师傅还在热情地劝他，“社会主义大建設开始了，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！”

“老咯！不中用咯！”

“又是这句話！我不是跟你說过嗎？……”

邓老头不等蔡师傅說完，斜了他一眼又向門口走去。

蔡师傅看着他那股子别扭劲儿，臉上忽然閃現了一个調皮的微笑，抬手把他喊住：

“喂，等一下再走嘛！”

邓老头站住了。蔡师傅赶上来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指着光荣榜說：

“看見嗎？你家表外甥——刘文元也上了光荣榜啦！”

“噢！”邓老头感到非常意外，問，“小狗子，他不才是学徒工嗎？”

花丛后面的这对青年，剛要伸出头来，却見老头不知为什么又轉了回来，吓得他們急忙又蹲下来。可巧，邓老头又在花丛前面站住了。兩只眼睛定定地看着光荣榜上刘文元的相片。原来，这个刘文元就是花丛后面藏着的男青年。姑娘是邓老头的女儿——叫邓桂芝。

刘文元和邓桂芝在花丛后面，实在耐不住了。他們互相使着眼色，互相做着手势：先是小刘要推桂芝出去把老头引开；

桂芝却模仿着老头子板臉訓人的面相，搖搖手不敢去；她要推着小刘出去干，小刘却就势拉她靠得更近些，在她耳边叨咕了几句什么話，桂芝这才仗着胆子，弯着腰繞出去一段路，然后悄悄地走到老头身边。

“爸爸！看人家，多光荣！”

姑娘不大的声音，却把老头吓了一跳。

“什么光荣？”老头臉紅脖子粗地叫了一声，回头一看，却是自己的女儿，便馬上板起臉来（和她剛才比划的很相似），“桂芝，还不回家做飯去！”

“我……我早把飯給您做好啦，回家一热就行。”桂芝机灵地說。

“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今天是星期日……开团的会。”桂芝吶吶地說。

“又开会！”邓老头把手一甩走出了园門。

花丛背后，刘文元看着老头越走越远了，慢慢站起身来。忽然听見有人在他身后格格地笑起来，回头一看正是桂芝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桂芝学着剛才老头子的古怪样子說：

“又开会！”

倆人格格笑着挽手向前走去。

“咱倆总是这样藏藏躲躲，怎么算了呢？”小刘皺着眉头說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，爸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嘛！”桂芝也訴苦道。

沉默了半天，刘文元长出一口气說：

“要是能动員他参加了工作，活动活动脑筋就好了！”小刘說着，猛然想起，問，“哎，团小組不是給你任务啦嗎？”

“我动員他好几回啦，他总是不肯呀！”

“哼！还是青年团員呢！”小刘埋怨地說，“連自己的爸爸都动員不出来！我早說过，你……”

“你甭刺激人！”桂芝也发火了，叫起来，“你看着，我总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！”

桂芝說完扭头向大門走去。小刘紧跟在后边解釋：“别发火嘛！别发火嘛！……你看你！”

桂芝这才停住向他笑了。

## 三

邓老头的家里：院子里是我們早已看到的象一座小小的花园；正面有兩間普通房屋，外間是老头的臥室兼会客室和飯厅，墙上挂着几幅古老的名人字画，八仙桌上还放着一座銀盾，看起来这老头很爱文雅，也曾經有过不少交往的；里面是女儿的臥室。太阳透过后山墙上的玻璃窗射进来。

小刘和桂芝正在向老头进行动員工作。看来他們說的話已經很多了，眼巴巴地在望着老头等待回答。邓老头却坐在太师椅上只管眯着眼吸烟，最后他把旱烟鍋子一磕說話了：

“說了半天，还是我那一句話：老啦，不行啦，人老珠黃不值錢呀！”說完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爸爸！”桂芝赶紧攔住說，“不是跟你說过嗎！現在和旧社会不一样，这是人民的天下，社会主义社会，对于年老的工人，有技术的人特别尊重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老头煩躁地說，“可是，我不能無功受祿，叫公家給我养老哇！”

“怎么是养老呢？”小刘說，“表舅，您的身体很好嘛！再說您还可以把您的好技术教給别人嘛！”

“教人？”老头更不高兴了，“現在的青年人們，就想偷巧，省力，多掙錢！哪还有人肯下苦工夫学手艺？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"表舅！您可别这么說，埋头苦干的人有的是。"小刘見老头仍然固执，又鼓一把勁說，"只要您肯教，表舅！我，第一个保証跟您好好学手艺！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"

"噢？"邓老头打量着这个粗粗胖胖热心朴实的青年人，心里确实有些喜爱。他虽然只有二十来岁年紀，身上穿的灰色学生服已洗得发白了（有的地方还补了补釘），可是他那寬大而突出的前額，配着閃閃放光的大眼睛，却使老头感到他心地里埋伏着毅力和聪明，不由得点点头。但他又想了一下，自己覚得好笑起来。

"哈哈哈哈……"邓老头仰天大笑了一陣，說，"小狗子，你从小老实巴交，怎么也吹起大話来了，要学我的手艺呀？……那个苦工夫，你可受不了！"

"表舅！您不信？我当下給您磕头！"說着，小刘果然認真作起揖来。

"别！别！"老头赶忙攔住，一时找不到話，覚得非常尷尬，忙說，"你們玩儿吧，我有事——上街！"

桂芝更着急了，伸手拉住老头就是不放：

"爸爸！您别走！"

"表舅！工地上有技术的老师傅实在太缺少，特别是抹灰車間，总是拖着完不成任务！"

"不会招工嗎？"老头說。

"唉！全国到处都在建設！哪里招得来呀！"小刘訴苦地說，"特别是咱們这里，原本是一个小城市，一下扩充了这么大，您想想……"

"那，我有什么办法？"老头仍坚持地說。

"不！您去上工！您不去不行！……"桂芝着急得搖着爸爸的肩膀哭起来，"您不去不行！"

"唉！别哭嘛！别哭嘛！"邓老头着慌了，桂芝越哭声音

越大。他倒底想出了主意，打开橱子拿出一个紙包，打开——是一块花絨衣料——送到桂芝面前笑着說，“你看这个好看不好看？給你做件袄袄！”

“我不要！”桂芝看也不看將衣料推开，仍哭着說，“我要您去上工！我要您明天就去上工！”

“别哭啦！别哭啦！”老头也难过得跺着脚叫起来，“我的好閨女，要把我磨死啦！”

“嘻嘻！”桂芝忍不住笑了，仍拉住爸爸逼道，“您說去不去？您說：明天就去！”

“这么大的閨女家，当着表哥的面也不嫌丢人！”

老头說着，把胳膊用力一甩走出門去。这是出乎桂芝意外的，她吃惊了！小刘更覚得沒有办法。

## 四

第二天，天亮了。

桂芝梳洗完毕，待要提起飯盒去上工，却听見外間屋里有人走动的声音，感覚奇怪，掀开門帘一看，老头正在对着小鏡子剪胡子呢！

“爸爸，您怎么沒上公园儿去？”

老头正在聚精会神地剪他的胡子，冷不防听見女儿一叫，惊了一下，却給剪子戳破了鼻子，他慌忙伸手去摸，女儿忍不住格格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”老头沒好气地把剪子丢在桌子上。

桂芝不敢再笑，却見老头把一只老式的箱子搬下来（她也去帮忙），打开，取出了一个桑叶形的綉花荷包，抽出了一把明光閃亮的小抹子，自己欣賞了一会儿，又在墙上虛抹了几个来回，微笑着重新装进荷包里，插在后腰帶上。然后还特别从橱子里拿出一件半新的駝色嗶嘰袄袍披在身上，拿起大烟袋轉身

走出門去。

桂芝看着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，滿心高兴。但終覚有些不放心，随手提了飯盒跟了出去。

公共汽車在工地前面停住了。（这片工地是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。）車門里涌出了成群的男女工人們和干部們。邓老头也随着大家向工地里走去。女儿还在背后偷偷地跟踪着。

邓老头跟着大家进入工地之后，看着别人都各自投奔确定的工作崗位，正感到惶惑不知去向的时候，不远地方，有个正在和泥的青年工人发現了他。这个青年工人正是刘文元。

刘文元看見表舅来到工地，正在惊喜，却有一个青年伙伴在他肩上拍了一掌，說：

“小刘，你往这边看！”

小刘順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果然看見桂芝笑咪咪地向他跑来。小刘高兴得正要喊叫，却被桂芝摇手制止了。他連忙跑上前去。别的青年們还在拿他逗笑呢：

“这一对儿，真是蜂儿和蜜一样！”

这里，小刘跑到桂芝面前，正要問他，桂芝却迫不及待地搶先指着老头悄悄地說：

“你昨天还怪我哭呢，怎么样？老头儿沉不住气啦！”

“你真行！”小刘兴奋地說，“桂芝，你去上班吧！”

“告訴你，老头儿对我这手儿，就是沒轍！”桂芝夸耀地說，“以后的事情，可是靠給你啦！”

小刘目送桂芝走远了，然后向老头跑去。

“表舅！您来啦！”

邓老头正不知向哪里去才好，轉身看見小刘，心里自然高

兴，兩手把住他的肩膀說：

“小狗子，帶我到柜房去！”

“什么柜房？”刘文元迟疑了一下說，“表舅，您問的是办公室嗎？我領您去。”

邓老头听着刘文元的話有些不大順耳，却也不去計較，只向前一揮手，催小刘給他帶路：

“走吧！”

邓老头跟着刘文元，一路上紧張地躲閃着前后左右不断闖过来的卡車、吊車和其他前所未見过的怪物，来到办公室門前停住了脚。

他不仅是定一定神，喘了一口气，还故意大声咳嗽了一下，理一理胡子，撣去了帽子上、身上和鞋上的尘土，把大袂袍弄得整整齐齐的，然后又高声咳嗽一下，看样子是准备举行什么隆重的会面仪式了。但是，他站在那里待了很大一会儿，并沒有人来迎接他。他看着出来进去的人們，有的只跟小刘打个招呼，有的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他兩眼也就走开了。他心里感覚大不高兴。

“小狗子！你們这儿当头儿的全都是外行嗎？”他板着臉問。

“可不是外行！”小刘說，“我們主任是解放軍的工兵出身，剛轉业不到一年，可棒啦！”

“噢！你去，到里头稟报一声，就說——我来啦！”

“表舅！不用，凭您老人家的技术，保險能行。”刘文元明白他的意思，故意說，“如今，社会主义社会，干部們都沒有官架子啦，咱們就进去吧！”

邓老头見小刘道破了他的心事，無奈，賭气揮着手說：

“进去！进去！”

## 五

工地上的办公室里，領东西的，談問題的，人声吵嚷，电話叮叮，此起彼落，来来往往，就象大家常見过的那样。可是我們这位古怪的老头却非常看不慣。他站在那里，連个向他打招呼讓坐位的人都沒有，特别使他恼火的是：他看着屋角里，許多人圍着一个穿黃色軍上衣的人，那人一直扒在桌子上連头也不抬，不知在忙什么，嘴里还不时地問：

“有劳动屬的介紹信嗎？”

他想，这人大概就是小刘說的那位主任了。（实际上，也正是工区主任。）他看着，小刘几次挤上去要和这位主任說話了，都被拿着帶紅关防的介紹信的人給搶过去了。他再也忍不住，扭身就要往外走，急得小刘顧了这头顧不了那头，直喊：“表舅！表舅！”他也不管。幸亏蔡师傅从門外进来，迎面碰上他，热情地握住他的手：

“哈哈，您倒底来啦？就上工嗎？”

邓老头看着蔡师傅混身的衣着完全換了样子——小打扮儿，滿身泥点子，也和一般工人一样，感到惊奇和欽佩：

“你怎么又穿上这套行头？不是当官儿了嗎？”

“早告訴您的，瓦匠官儿嘛，哈哈哈……”蔡师傅爽朗地大笑着請他回来，“看，年輕人們都不認識您这个老前輩啦！”

蔡师傅跟他这么一打招呼，引得屋子里許多人都轉过头来看他，还有人給他們讓出了兩把椅子。邓老头的臉上剛出現了一些笑容，却听見小刘在向主任替他报告了。

“……我表舅，邓金鵬……”

“邓金鵬？”桌旁一个工人問，“不是卖花的长胡子老头儿嗎？”

“听見沒有？”蔡师傅向邓老头努努嘴說，“您成了卖花

的名人了！伙計，你們邓家門儿出名的好手艺……”

邓老头猛抬头，发現主任也在看着他，摇了摇头，对小刘說：

“小刘，还是叫他老人家卖花好啦！”

邓老头更覚臉上挂不住，一下窜起来，走到主任面前問：

“不要我？”不等人家回答，便双手抬得高高地向大家一拱手說，“諸位，再見吧！”

他說完，抬脚又要往外走，这一下更急坏了小刘和蔡师傅，連忙把他攔住。

“主任，可不能叫他走哇！”蔡师傅着急地說。

“我們建筑工地，要卖花的干什么？”

“唉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啦！”蔡师傅伸着大姆指头跑上前来說，“主任，好家伙啦！全城出名的抹灰大王呀！邓金鵬，泥瓦匠里誰不知道？祖輩傳流的好手艺呀！”

“噢？”主任听蔡师傅这一說，更感覚莫名其妙了。

“主任，我表舅是地地道道的老抹灰匠！”小刘也攛掇着說，“咱們不是正缺好技术的工人嗎？”

“那么——叫他填个表吧！”主任看着蔡师傅和小刘都这样說，考虑了一下，从抽屜里拿出一張表格递过来。

“哎呀！我的主任，这不是又拿我开玩笑嗎？”邓老头举着兩手說，“我这手，要叫他拿笔桿子比抹三間房还費力呢！”

“我替您填！”小刘自报奋勇拿起笔来开始边說边写起来，“姓名邓金鵬，年岁五十九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邓老头惊异地問。

小刘笑而不答，繼續填写下去。

“这么大年紀？”主任又怀疑地摇了摇头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